

AUG 1951



燕 函

第 二 卷
第 九 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保定燕函社發行

職業教育

第七期合刊目錄

短評	街頭教育	郭露
商品研究	蔡宗伊	
茶葉製造法	戴嘯洲	
談刺繡	楊憲章	
新生活運動與生產教育	徐沛之	
職業學校課程之研究	丁立人	
改進湖北職業教育的計劃	黃祖度	
音樂與職業	郭齋	
詩歌	柳雲龍	
行軍歌		

定價 每冊五分
 出版處 漢口府北一路職業教育社
 代售處 各大書坊

文藝戰線

第一零一隊裏目錄

嫁之前夜	雪樓
她懺悔了(完)	湯池
除夕(續未完)	張少峰
羨溪紅淚(續完)	趙斯文
瘋人記(完)	張少峰
小品	
1, 明恥園筆記(日記)	孔均
2, 愛之樂	藝圃
3, 結束(詩)	鄒基瀟
介紹與批評	
評「破浪」	燕子

第二卷 第九十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版
 每份四分 全年一元二角 郵費在內
 社址：北平絨線胡同一七〇號

請看把握着時代的 北方日報

消息	專電通信網佈全國
靈通	分析政局內幕鏗鼎
內容	每日兩大張除副刊
豐富	外有七種週刊內容
印刷	充實與三張等
精美	用仿宋古字印刷字
報價	體秀麗美觀開中國
低廉	報紙之新紀元

訂外本報 閱埠市 閱八一 折月 八圓 收優 費待 直大 接洋 接八 角

歡迎試閱 無論本外埠 一經來函或 電話通知一 律贈閱三天
 社址：北平西河沿五十五號
 電話：南局二千一百零三
 掛號：0151 有線無
 費取另不案圖術美製代部告廣

本刊

第二卷 第八期目錄

新生活運動之要義	(轉載)
論中國國民黨恢復總理制問題	長征
秋收	驚鴻
她的情人	高爾基作 瑩譯
夕	文
心波	碧波
陰	佛
除夕	珊瑚
幽燕民間故事選	梁如
讀者園地	
他的日記	任來祝

幽燕第二卷第九期

目錄

論所謂紅軍	
新生活	
拜倫	
故鄉	
她的死亡——日記	
詩選	
路的詩稿	
春的煩悶	
前進曲	
哀悼	
燕子	
奪取時代的光輝	
明天	
冷矢	
幽燕民間故事選	
安豹的故事	
讀者園地	
別	

轉載	粟如	徐寒梅	郁英	路	田晨	田晨	碧波	誠文	高祥和	琴
----	----	-----	----	---	----	----	----	----	-----	---

論所謂紅軍

(轉載)

本文係曾經煊赫一時而現在被執行徒刑的共黨取消派首領陳獨秀所著。他根據鄂，皖，贛，閩等省的許多共黨的事實，對所謂紅軍作細密之觀察，雖然這是幾年前的話，但現在江西福建各省的所謂紅軍，狼狽瓦解，漸漸和他的結論相符合了。語云：『不以人廢言』，轉載本文的意義，也就在這一點。

編者

中國革命運動的叛徒關忠發李立三等，用游民無產階級爲衛士爲助力，而且簡直把他當作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的主要力量，企圖擴大憑藉在游民無產階級（土匪與散兵）基礎之上的所謂『紅軍』來領導農民做游擊戰爭。他們分然的說：

這（指兵變）是軍閥制度急劇崩潰的明証，這是革命高潮的象徵。

紅軍是推動革命高潮到來的主要條件之一，……而且促進革命局勢的開展。

至於全國廣大無比的災民，半農半匪的武裝以及土匪神兵紅槍會大刀會等農民羣衆組織，……是必然會走上游擊戰爭的道路而生長成爲紅軍的。

『變兵是毀滅軍閥的主要武器』，『災民，土匪，神兵，紅槍會，大刀會，刀匪是生長成爲紅軍的社會基

礎。』

憑藉這種社會基礎的『紅軍』來推動革命高潮，這就是叛徒們的革命策略，也就是他們自己對於現在所謂『紅軍』之內容的分析。

不錯，中國的土匪運動是有他的社會基礎，而且有廣大的社會基礎，因長期的生產力之停滯，造成了大量的過剩人口，流爲游民盜賊，形成定期戰爭，這本是中國歷史上主要的現象；自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入中國，破壞了中國的農業和手工業經濟，更增加多了中國的游民，尤其是在農村中，這種無業游民之來源，最多的是農民，其次是手工業工人，官僚後裔小地主小商人墮落其中者亦不少，此即昂格斯所謂『一切階級中破落份子的渣滓堆。他們的出路是：移殖國外，進工廠作工；當苦力當兵這只是一部分，充其量不過一千萬乃至兩千萬人。其大部份便是黨

土匪，其中最為組織的，如北方的紅槍會大刀會小刀會等；南方的三合會等。他們不僅盤據農村，在城市中也有很大的勢力，此外各種名目的零星股匪，佈滿了全中國的鄉村鎮市，這當然是一個嚴重問題，並且是非至社會生產力有高度發展而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知道所謂「紅軍」的區域之擴大固然是事實，土匪猖獗遍滿了全中國更是事實，而並且不是新的事實。牠們之擴大與猖獗，本來就有他的社會基礎，叛徒們甘心把共產黨變為土匪黨，除現有所謂「紅軍」的區域外，將來還有擴大之可能，例如閩匪何金標支配了閩東幾十縣，也可以於現有的八軍外，生長成為紅軍第九軍，湖匪郭老大等以太湖為根據地，洗劫遍了江浙兩省沿湖數十縣的鄉鎮，已組織天下第一軍第二軍，這也可以生長成為紅軍第十軍，此外還有更龐大的大刀會小刀會和神兵，紅槍會本來就有什麼「紅學」的組織，所謂「紅軍」區域，憑藉着這種社會基礎擴大起來，自然是前程遠大。

兵變的現象，雖然不像土匪是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但在統治階級內部未能統一安定和財政穩固以前，當然是不能免的現象，若以為憑藉這種勢力，能夠建立紅軍與蘇維埃政權，除了叛徒們「有中國式的特點」外，不能有其他的解釋。

不錯，我們還知道所謂「紅軍」中多少也有幾點武裝農民；可是他在數量上比起土匪散兵的成份來，不但是喧賓

奪主，幾乎是等於零，並是經過了長久的游擊的戰爭，這部份武裝的農民已經離開生產，和土匪散兵過同樣的流氓生活，變成和土匪散兵同樣是游民無產階級，游擊戰爭式的戰術，用之於城市武裝暴動時，好過死守堡壘，若在農村中長期的作游擊戰爭，便是中國的老把戲，「流氓」而已。

我們再退一步從客觀事實上來考查現在所謂「紅軍」的內容是怎樣：

1. 鄂豫皖交界之第一軍，為原有鄂東北黃安麻城之三十一師，豫東南商城光山羅山之三十二師，和皖西六安尙在擬編中之一師所組成。第三十一師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動後所成立，有槍五六百枝，兵數一千左右，其中農民成分較多。第三十二師為當地民團土匪富農合編而成，有槍三四百枝，師長及參謀長等重要份子，多是土劣出身；商城縣委合該師長勾結一致，曾謀殺黨代表，他們用「保境安民」的口號，拒絕中央派出的工作人員；最近中央派黃埔學生某前往接替該師工作，但某以該地糾紛來解決，不願去冒險嘗試。六安附近有二百多土匪（大刀會）！部份民團和少數暴動後失業的農民，合計三四百人多無槍枝。

2. 湘鄂交界賀龍的第二軍，係一色土匪即所謂賀大哥的舊部，人數根本不能確定，這個「紅軍」向來就沒有一點黨及農民組織的關係。

3. 贛西吉安之第三軍，除當地一小部份失業農民及醜

陵萍鄉逃去的農民外，都是井岡山的土匪和江西警察大隊，吉安的精衛隊聯防隊及金漢鼎部的變兵，合計二三四團和一二兩大隊約三千人，槍數與人數相差不遠。

4. 朱毛的第四軍，算是所謂「紅軍」中最有農民和黨的基礎之部份，然而朱毛兩首領已由暗鬥而至明爭，毛澤東曾寄一信給朱德的部下攻擊朱德利用私人的關係造成自己的勢力，不受黨的支配，朱德亦發表一封分開的信回答他，罵他沒有把黨對群眾團體的關係搞清楚，紅軍本身也是個群眾團體，黨決不能直接下命令。黨的特派員召集會議來解決，雙方都加以措斥，議決呈請中央撤除他們的工作，然事實上辦不到。

5. 湘鄂贛邊之第五軍，立要的是彭德懷部之變兵和王佐袁文才等之土匪，農民幾乎這沒有，彭德懷罵王佐等是土匪，王佐等罵彭是軍閥，現在彭已火併了王佐等的「紅軍」，逃散後王佐等的紅軍也附起反共產反彭德懷的旗幟。

6. 鄂東南之第八軍，除一小部份失業農民外，多屬潰兵改編而成，最主要的是獨立十五旅，據湖北來人說：他們及第五軍所到的湖北地方，都不侵犯地主及富農的土地財產，並竭力保護商業，對土劣只勒捐而不殺害，以圖經濟的生存。

其餘零星的紅軍如贛東橫峯弋陽一帶，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編的當地土匪及景德鎮的附近潰兵，陽明山之固文所部土

匪，四川贛部的變兵，現在都算是「紅軍」了。此外，紅旗上所大聲呼喊的「紅色閩西」到還未曾編成第幾軍，據最近從那邊來的人說：自朱毛的「紅軍」侵入後又有省城的政變，閩西各縣的駐軍調走一空，因此農運和紅軍得着自由發展的機會，可是「紅軍」大半是土匪，有小部份是潰兵，農運領導者多半是富農及中農，他們的問題得到相當的解決，對於「紅軍」與蘇維埃都很冷淡，更不願參加「紅軍」，而紅軍及蘇維埃都竭力保護商人，並出示禁止工人要求增加工資。（這不但代表每人的利益，農民也會有這樣的要求）

綜計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紅軍」的成分大部份游民無產階級（土匪與潰兵），他們的現象已走上內闖火併與農村資產階級妥協的道路，這都是些客觀的事實，這些客觀事實說明了什麼？是說明了所謂決定革命高潮的「紅軍」，「的確」有牠的「中國式的特點」，其實就是非民衆直接的武裝勢力之共同點。

無論從理論上看，從事實上說，這種游民無產階級的「紅軍」之發展其前途不外是：（一）統治階級內部戰爭一時停止，「紅軍」便要擊潰或為所收買，（二）因自己內鬥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產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或為他們的經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此外不能有別的前途。

新生活

絮 如

天地間，不是因為有飯無人吃；有衣無人穿；才使我們生活在世上，來作飯桶，來當衣架。我們既有生命，既有消耗了天地間之物品，便應有所貢獻。人人有一部份的貢獻，整個的宇宙，整個的人生，才能像滔滔東去的大瀑流，不斷的滋榮，不斷的發展。因此我們知道人生如一大瀑流，是要時時刻刻的勞作，運動，沒有一時停止。而且牠又能利用物質，使生命底勢力不絕的發展，不絕的進化。這是我人對於人生底觀察。

可是，現在一般人，尤其是智識分子，把那美滿有趣的人生，弄成破碎支離，毫無生趣，他們的生活，既然失了意義，於是便走入了兩大迷途。有一種人，大半是不長進的子弟，高官顯位的闊人，割據稱雄的軍閥，他們的生括，是走入一種奢華游蕩，浪漫的途中。

一些青年，每喜到大都市上學，但是因了程度關係，對了娛樂原故，不喜入那嚴格的學校，隨意找個只收學費，不管功課的學校，住了下去。每天到早十一點，或十二點才起，高興了就到學校轉上一下，否則就乾脆不去。吃完午飯，找上愛人，游公園，聽戲，打麻雀，看電影。直到晚間為止，但是高了興，也許到跳舞場跳到夜間二三點

鐘，才能安眠。他們耳內是充滿了「米！索！拉！米！」的調子，腹中是充滿大餐，威士忌滋味。至於功課，早已不發生關係了。

此外像那些貪官污吏，割據軍閥，享樂的方法，便又高了一籌。他們有了一打以上的姨太太，有了冬不煖，夏不熱的十幾層的洋樓，除了每日，在公文上寫幾個「行」，或是「閱」而外，一切無所憂慮了，吸大烟，聚大賭，有時在家厭了的時候，便可以坐上汽車，到什麼飯店，舞場，跑馬廠，跑狗廠，輪盤賭，各處，白相白相。當然每日必到下午一二點鐘才起，夜晚到了四五點鐘才睡，他們不需要，太陽，空氣，水，而需要：美妾，銀圓，酒。

此外另一部份人，便流入了頹廢，崇尚空虛生活。當然，也是以知識份子為主。他們以為世界，中國，一切是沒有辦法。人生只有苦，只有受罪，因墮落消極萎靡不振，每日唉聲嘆氣。所謂「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是他們的格言。再有一派，則是喜好空理，什們：「牛克斯」，「馬克斯」，「奧克斯」，不絕於口。「中國是封建社會呢？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呢？」是他們談話的資料。他們不管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自耕農，也不管中國的工人有四

分之三是小手工業者，他們硬要喊：「無產階級革命。」「勞動者專政」一類的口號，而他們自己的生活，却是十足的資本主義化了。他們毀滅了國家的四維，禮義廉恥。他們更否認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所以在高調，時髦掩護之下，說盡了天下的好話，而作盡了天下的坏事。

以上兩種生活，奢侈，和空虛，大半都是知識分子。也就有負有領導社會的光榮。一國中知識份子，都走了這種迷途，國家如何能強？民族如何能復興呢？

我們知道，古今中外，成功的偉人，淵博的學者，他們的生活，絕不如此的。我們看一看他們的生活吧！

孔子的思想，支配中國，已有二千餘年，固然是有一部份政治力量之促成，但其本身之足爲人之師表，也不可否認的。他的生活是：「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是動的生活，是正當的生活。

我們再看看大科學家達爾文的生活。達爾文從著作時代起，生活很有規則。早起外出散步，早膳後八時到九時半實驗或看書；常說此一時半爲其工作最好的時間，著作大半在此時間內。九時半到十時半看往來信件及料理一切雜服。十時半看當，十二時半午膳。飯後散步庭園，有時帶其愛犬，有時與人同往；隨到室內看報或讀小說，看畢後寫信，再看書。午後七時半晚餐，飯後看一切有關係的

書籍雜誌，十時半就寢。他這樣子有紀律的生活，四十餘年如一日，毫無變動錯亂。

我們再看看中國的導師，孫中山先生的生活。關於衣服，在幼年，穿中國服，到三十歲，第一次革命失敗之後，東渡日本，便剪髮，易西裝。但是他不要粉紅，淡綠的西裝。他的西裝是美國工人學生式的。那時就有同志以爲太不雅觀，欲爲他買一較好的，較貴的，但是他竟拒絕了。後來他爲便利起見，把西裝做成軍人制服式，不用硬領，不用領帶。領緣連在衣上，胸前做兩個袋子，卽是如今之中山服。他也很愛好中國衣服寬大舒適，在上海莫利愛路家居時，也時常服用。

至於食物，他平日所用都是簡便而廉價的東西。就是在宴會的時候，菜也不多，只求美觀配胃口的。至於煙，酒，他是不喝的。可是他並非沒有酒量。在民國五年，他在上海時曾與日本青木宣純中將一齊飲酒。中山先生那日很高興，不覺的飲了三十六杯，約有五斤多。他一生只不過飲過幾次酒。在平日宴會，他只把酒略一沾唇而已。廣東人多喜飲茶，但是他不要茶，平日只飲清水而已。

至於住宅，在「孫中山軼事」上有一條說：「某日先生抵埠，其革命同志爲之在旅館租定一屋，先生堅不肯去。及改往於一革命同志所開之洗衣所中，一空氣極惡之屋內。先生向同志云：『爾等不如以供余旅費之金錢用之於革命。革命黨之生涯，乃爲民衆而艱苦。余當以此爲職志』

而行也。」至於行，在軼事上也有一條：「某日自河南大本營至廣東大學演講，因汽車太耗費，竟由碼頭步行至廣東大學。雖為大元帥，其生活固未嘗較平民為優良也。」

以上所舉的例，只是千萬分之一，此外凡是成功的人，他的生活，總不是浪漫的，頹廢的，或張狂的。因此我們中國人的生活，也應當改革一下了。至於生活的方式，各人因自己職業，工作，而不同，在此地所提出的，不過一些原則而已。

一 要守紀律，記得在幾年以前，我曾到哈爾濱去。走到南滿路車站上，和中東車站上，看見我們中國同胞，在買車票時候，秩序很好，大家排成一條長蛇陣，秩序井然。後來問本地人，他說：「在當初南滿路，中東路。才通車的時候，我們中國人買票，是一擁而上，擠個七亂八糟。外國毛子急了，用整盆的凉水，向着買票的羣衆，從頭往下澆。因此以後，秩序才好了。由這一段小事，一方面可以看出國人之不守秩序，而另一方面又看出，他們不是不能守秩序，而是不肯守。所以如果大家，從此把舊日的浪漫，沒秩序，爭奪的習慣掉去，守紀律並不是難作的。

守紀律，是新生活第一要件。我們不論在家，在外，起居非食，都要整齊嚴肅。到了公共場所，更應有：「揖讓而升，下而飲」的態度。從前在西洋有一隻極大而著名的郵船，名叫鐵達尼。這隻船，規模極大，設備非常華

麗。但是有一次走在重洋中，遇了危險，船身漸漸下沉了。船主放下救生艇，先命婦孺登上去。於是全船的男子，都避在後面，使婦孺先登，他們寧與船俱沈，而不肯紊亂了秩序。我們想想如果此事，發生在中國，我們的同胞是要怎樣呢？守紀律，也就是古人所謂禮了。

二 思想要確定 思想動搖，思想不清楚，是大多數的人底通病。我們人生先要有了確定思想，而後我們生活才有意義，行動才有準則。要是今天喊無產階級的口號，明天又喊出愛國又保家的調子，必定把自己陷入歧途徬徨無所適從。我們對於某種主義，在以前不要輕易就信，在以後，也不要輕易改變。古人講「義」，講「忠」，並不是專對人而言，也不是什麼封建的道德，我們對於信仰，對於職業，對於學識，都要用這種態度才好。

三 生活簡單化 古人說，有屋千間，臥不過一榻；有衣千件，穿不過一領。現在一切人把生活都提到水平線以上。日本人說中國是十九世紀的生產，二十世紀的消費，真是不錯。因此我們的生活，要儉樸，所謂儉以養廉，正是此意。因為慾望越大，耗費越多，由此而貪婪枉法，放僻邪侈，無所不爲了。因此我們要注重廉潔，才好。

四 要以復興民族為人生之鵠的。我們人生，要有意義，要有目的。我們生了一日，就要為民族，為國家創造一日。尤其是在日本鐵蹄下的我們，要時時刻刻，以復興民族，為我們目的。民族一天不強盛，便是我們一天的羞恥。

。大家時時刻刻有這種存心。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絕並不是空說的。如果恬不知恥，如此墮落下去，必至民族滅亡，永無翻身之日。顧亭林眼明末一般大臣，甘為滿清作奴，所以他特別提出「行己有恥」，來警告大家。因此可見恥之一字有關民族國家前途極大了。

拜倫

無疑地，在十八世紀的末葉與十九世紀初葉的過渡中——也便是在一百一二十年以前，英國的詩壇上，結着一朵瑰爛的，美麗的，偉大的鮮花，這朵鮮花無論到任何一個時期，他決不會凋落的。也可以說：這時候的英國詩人所作的詩，將永遠地給後繼者吟誦。

那末這所謂英國詩壇上的鮮花兒究竟是誰呢？他便是偉大的詩人拜倫。

拜倫的詩是偉大的，它能夠使得我們認識真的文獻底使命，它能夠得我們認識真的文獻應有的趨勢。拜倫的作品是世界民族革命的爆發藥，作品的偉大，幾乎是像星辰一樣底存在着，像星辰一樣儘在那裏不斷地放着異樣的光彩。

拜倫的作品，曾經造成了法蘭西的浪漫運動，曾經造成了西班牙的新文藝運動，曾經感動了德意志的詩人海涅

總之，我們的生活，要從今日更生，叫牠紀律化，忠實化，簡單化，而最後以復興民族為鵠的，是嶄新的人生！

二十三，二，十，保定。

徐寒梅

，除此，義大利與俄羅斯的文壇，受了他那作品底影響，也有新文藝運動的產生。

為着這，我便在這裏把拜倫的事蹟拉雜地寫些出來，把他介紹於讀者諸君的面前吧！

一 拜倫的父母與他的個性

拜倫 (Byron) 的父親是個放蕩不羈的兇暴的男子，他很容易發怒，他發怒的時候幾乎是像一隻猙獰兇暴的獅子。拜倫的母親却是個蘇格蘭 (Scotland) 有錢人家的女兒，她自從歸嫁了拜倫的父親以後，於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便生產了拜倫，但是她真不幸得很，自從她的丈夫把她所有的錢化完以後，便把她母子倆人拋棄了，她並不失望，也不悲傷，她祇是忍耐勞地撫養着拜倫——直到撫養成成人。但是，她有時為了羨慕別位女子的青春底快樂與幸

福，自己也會不期然地怨恨着身世，咒詛着命運。她每次看到自家的兒子——拜倫雖然生得很漂亮，却也有使她感覺到美中不足的地方——因為他的左脚稍有些跛，有時總不免要使得她底心靈上，感覺到寂寞的悲哀與空虛，她有時怒了，便從他的身上來洩氣。

拜倫的個性是很躁烈的，自從他的幼年時代直到他的晚年，幾乎是像狂風暴雨，在那時候，很多有人在咒罵他，批評他，他一切都不管，他祇知道憑着剛毅果斷的意志，坦白豪爽的赤誠，舉起自由的旗幟，照着光明的正義，努力地去做，和境遇奮鬥，拚命地為不自由底希臘開闢血路——使得希臘人民底已死的心靈中，重新燃起殺敵的勇氣。我們與其說他是個驚人的詩的天才，倒不如說他是個性雄渾的迴光反照，所以我們這位革命的青年詩人，他的才力是卓絕的，他的光榮是永恆地不會泯滅的。

記得，當他在五歲的時候，有一天，他跟着他底保姆到屋外去玩，他底保姆偶而他身上穿的一件嶄新底衣服弄髒了，他不但把保姆毒罵了一頓，而且還把自己身上穿的那件新衣服從領口撕到底下，撕得粉碎。

有一次，不知道爲了什麼一回事，他竟和他底母親爭執起來了，倆下爭執了好久，畢竟被他底母親責罵了一場，他爲着受不住他底母親的毒罵，羞赧得險些要把放在那桌子上的一柄小刀來自殺。

有一次，他上醫院裏去請醫生看病，遇到一位很重情

感的看護婦，她撫摩着他底雙頰驚異地對他說：「真可憐呵！爲什麼這樣一個漂亮的孩子會成了殘廢——跛脚呢？」他不待她說完，便臉紅耳赤地咆哮着說：「享娜！我必定要敲死你，假使你以後再敢這樣說。」那時候，他還不過是七歲。

一天，他從深塘裏洗澡歸來，歸途中遇到一個兵士，兵士的肩膊擱了一個麻袋，當他走過那兵士的身旁時，他好像聽得麻袋裏有少女啜泣底聲音，他便回身轉去，站在那兵士的面前，拔出手槍，對着那兵士的胸膛，要作射擊的模樣，一面嚴厲的警告那兵士：「趕緊放出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那兵士便把原委告訴了他，兩人爭辯了好久，那兵士畢竟講不過他，便把麻袋裏的少女釋放了。一天，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他竟把自己的手錶拋入火爐裏去，並且還用鐵棒把它打得粉碎，打成了無數的碎片。

有一次，他和他底妻子密爾彭克女士(Miss Milbank)談笑着，偶然間她稍不留神，不知道說了一句甚麼話，竟觸動了他的怒火，他便大發雷霆，抽出自己的手槍，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在房間裏噹噹地亂放，嚇得他的妻子面如土色，好半天都講不出話來。

二 拜倫的浪漫性情

拜倫在青春時期于修飾是很講究的，他的左脚雖然有

些跛形，但是爲着他擅長修飾的緣故，依然是個豐采的翩翩的少年。他爲着惟恐自己的身體過肥，往往會整天都不進麵包，以及其他的食物。在拜倫全集的拜倫自傳中有這樣幾句：「拜倫的食品，限於龍蝦一物……有些時飲一小杯極濃厚的白蘭地，有些時飲一玻璃杯熱開水，還繼續飲醇酒的白蘭地酒，一直喝到半打了……」繼此以後，我們便再喝紅酒，喝完兩樽，差不多已經是將近早晨四時，我們才告辭！……次日，拜倫在日記簿裏便這樣的記載着：「昨天，從六點鐘起，直到深更半夜，我和達威氏 (Serape Davis) 對坐在一家茶室裏，飲了一瓶香檳，六樽紅酒，可是這兩種酒對於我沒有不發生什麼影響呀！」

他在學校裏求學時期，對於書本子裏的各種公式，以及畢業文憑，他都很輕視的，他自從進了小學，一直進進了劍橋大學，他依舊是整天的從事他癖好底運動——放槍，舞劍，拳術，游泳，以及其他有興趣的運動。

他是個贊成晏起的人，他在青年的時候便是如此——每天終要在午後起身。

最值得我們發笑的，便是他在劍橋大學求學時期，他自己最愛裝扮做一個老婦人，或是一個老頭兒。有時，他也曾同着一般漂亮的密斯們出外散步，他便扮成一個僕人，緊緊地跟隨在她們底背後，但有時他會扮做她們的小兄弟與小姐妹。

三 拜倫的戀愛生活

提起拜倫的戀愛生活，委實是值得我們注意，因爲他八歲的那年，便愛上了一位小姑娘陶甫 (Mary Duff)，當他得到她出嫁的消息以後，他曾經說：「我回憶到我過去一切的撫愛——我底不安寧，我底失眠，我底苦痛，我對於那孩子的愛戀是那樣的熱烈……，當我得到了她已經出閣的消息以後，我幾乎要變成瘋狂了。」

當他十二歲的那年，他又愛上了他底表妹瑪榭里脫·派克 (Margaret Parker)。

本來，他在幼年時代對於異性已經有了渴望，後來便同一位密爾彭克女士 (Miss Milbank) 結婚了。她是個極守禮法的女士，她對於這無賴之馬似的瘋子似的丈夫——拜倫，曾經特地請醫生來查驗過，查驗他究竟有沒有神經病，但是，據醫生查驗的結果：「拜倫的腦力底健全異于尋常一般人，所以他有這種狂熱的流露。」後來，結婚以後纔一週年，他因爲着意見參商的緣故，便宣告離婚了。

當拜倫與密爾彭克宣告離婚的時候，社會上的一般人們，都紛紛地在惡毒的苛刻的批評他，唾罵他，因爲他們在那時把「離婚」看得比殺人放火還要來得殘暴。即使是拜倫的友人們，也都虔誠地勸他說：「拜倫！你再真上戲館與議院去了，俾免他人的嘲笑與譏諷咧！」但拜倫却

是這樣底回答：「假如他們的耳語嘲笑與詛咒是正義的話，那末我底不宜再住在英倫，如果他們所說的是虛偽的，那末英倫便不配我居住了。」從此，拜倫的行動，便很惹起當局與社會人士的注意，同時，這位怪可憐底青年詩人，竟不容于祖國，被放逐到國外去了。這時他正是二十八歲。

拜倫離開了他底祖國以後，第一次便飄泊到瑞士 (Switzerland)。他在那裏結識了詩人雪萊 (Shelley)——他與拜倫，濟慈 (Keats) 三人被稱為十九世紀的英國三大詩人——。從雪萊的人格底表現與人生觀中，他便得許到多感化。所以後來有人說：「拜倫的成功，雪萊對於他友誼的感應，委實是一個大的原動力。」

他離開了瑞士，也曾到過義大利，在那裏他又愛上了一位下流婦人瑪加麗泰。

後來，他又到威尼士去，在威尼士認識了一位年青的伯爵夫人鐵列娜，她不過才十六歲，她的丈夫是個六十餘歲的老人，拜倫和她初次晤面，她便鍾情于他了，她的所以愛拜倫，完全由于內底敬佩他與崇拜他。不久，她底丈夫要回拉味那，也要帶着她一塊兒去，她雖然不願意和拜倫離別，却又不得不依從她丈夫的話，终于在離別的那一天，竟使她倆的心靈中感覺到異樣底難過。

鐵列娜隨着她底丈夫回到拉味那以後因為她思念拜倫的心過分底緣故，終日裏憂鬱着，憂鬱得幾乎是廢寢忘餐

，畢竟是生了癆症。拜倫得到了她染病的消息，便連忙馳赴拉味那，去看她底病。關於鐵列娜底病，拜倫曾經在他的作品裏這樣地寫着：「我惟恐她染了癆症，……她是我心靈中真正繫戀的唯一的人兒……假如我的寶貝慘遭不幸，那我的熱情也便算完了……因為這是我最後底戀愛。」

後來，鐵列娜的丈夫老伯爵極力反對她與拜倫來往，她並未依從，也不屈服，依然和拜倫狂熱地交際着，所以不多時她便與老伯爵離婚了。她住在她父親那裏，拜倫也時常去和她會晤，除了安慰她之外，還可以聽她那動人的歌調。

有人說：拜倫曾經和克蘭爾蒙脫 (Clairmont) 談過戀愛，而且她還替他生下一個女孩子，但是不久，拜倫竟突然地對她冷淡，替她們母女兩人於不顧，當時，雪萊對於他這種行為，也曾表示過不滿。

四 拜倫的晚年時代

我們這位偉大的詩人拜倫，他曾經和雲萊駕着一葉扁舟在日內瓦湖中遨遊過好幾次，也曾和雪萊合辦過自法雜誌，他也曾孤獨地站在梅莎朗奇 (Mezzolana) 的海灘上長吁短嘆，終久被希臘人民目為「救主」。

拜倫目觀着不自由的希臘古國行將淪亡，耳聽得希臘人民悽慘的亡國呼聲，他的血底循環率加快了，血管緊張起來了，他制不住熱血底交流，情感底衝動，他便毅然

決然地離開了親愛的情人——麗列娜女士，騎上駿馬，提起明亮亮的刀，含着英雄的熱淚，舉起自由的旗幟，去拯救那希臘古國的人民，去引導他們重新燃起他們的心，造成民族革命，恢復他們過去的光榮。

這時候，拜倫尚未踏上希臘的土地，迷霧是籠罩着原野，他鶴立在船頭上，隱約地瞧見希臘的古代宮殿高聳在雲霄，悠揚的軍樂從虛空裏傳播過來，大砲是隆隆地連響着，表示希臘人民歡迎他的敬意。岸上：許多希臘的人民在狂喊：「救主！我們的救主！我們希臘的救主！我們要狂喊啊！我們要熱烈底歡迎啊！偉大底拜倫男爵！拜倫男爵萬歲！」他看到這些，他又聽到這些，一的心靈是飛向天外，他的血是熱到沸點以上，他說：「我將用我底全力，爲你們擁着槍桿兒去殺盡欺凌你們的壓迫你們的人！」在悠揚的軍樂與人民的歡呼底本響中，他攙着馬洛考都王子的手，走進了大理石砌成的宮殿，他還隱約地聽得宮殿外面的街路上，有着許多希臘人民在高呼着「拜倫男爵萬歲！」

自從拜倫到了希臘以後，義大利的燒炭黨肇事了，他便親身踏上戰場。

希臘獨立，他又被推爲總司令。他的戎裝上雖然沾滿了許多殉難的烈士底血跡，但是，他的胸膛上也曾掛過光榮的勳章。

祇是他的身體不十分健康，又因爲在戰場上受了些風霜，以致積勞成疾，在一八二四年四月十九日的晚上，便離開了希臘古國，以及希臘的人民，追隨着同時代的大詩人雪萊與濟慈底踪跡，遽然地長逝了。壽命不過活到三十六歲，據說在三大詩人中還是以他的壽命算最長咧！

拜倫在病中，覺得自己的病勢一天重似一天，他知道是絕望了，他說：「唉！現在來不及了！太遲了！我現在要睡眠了！」但是，當他一息尚存的時節，他依然不忘掉希臘的人民，他斷斷續續地喊着說：「希臘人民嚙！前進！努力的前進！走向光明的路上去！」

當他的死訊傳到希臘人民的耳朵裏，誰都爲他流淚，痛哭，並且休息三天，表示悲悼。

故鄉

郁英

我悄悄地拿着一本詩集跑到北海公園瀟瀟堂後面的綠蔭中去了。我半坐半臥地偎在軟綿綿的草地上；自然張開它底羽翼，從浮雲裏面伸出漸漸撲進我底懷中來了，浮雲似乎沒有多大氣力，於是隨着自然沉下來。我很害怕，我怕浮雲壓得我不能呼吸；我使勁舉着手，想把浮雲托住。那邊微風吹向我來了。我想：「我不怕。」我鎮定了神經，我瞪着它們，啊！那浮雲仍然是高高的。

一隻飛鳥從我底眼前掠過，似乎在唱着「不如歸去。」我的眼睛追着牠，牠飛得遠了，不過還可以隱約看見，但是我分不出牠是什麼鳥——是子規？是？

啊！「不如歸去」——那鳥兒告訴我的話；牠讓我歸到那裏去呢？是故鄉嗎？在一羣魔鬼盤據着的瘡痍滿目的故鄉我能歸去嗎？我不能再忍心看它嗎？我能忘却離開它那時一片深刻印象嗎？我的一顆心浮了起來，靈魂飛到故鄉去了。

我動身入關的時候，是二十一年春天，是給予中華民國族印像最深的「二十年」的舊年後二十多天。最使我忘不了，便是除夕那天我的心所受的過重的創傷！滿城飄遍了白色的旗幟，家家貼着日本衙門發放的春聯，是：「融

東陸四海人家一心一德，合亞洲兩大民族共存共榮」。

瀋陽最整齊的馬路——四平街——本來十分華麗，但那時却佈滿可怕的戰氛，祇有稀稀的幾個來往行人，十幾個人首獸行的日本兵荷着槍，瞪着兇狠狠的眼睛，直挺挺地站在那裏。

日本站仍舊是繁華熱鬧，日本朝鮮底婦人她們背上兜着孩子，拖着木屐，笑嘻嘻地來回踱着。馬路中印着鮮紅一片血痕！據說是：日本醉兵刺殺中國婦人的血！其實瀋陽街上中國人的血痕很多很多！凶手豈祇一個醉兵！

瀋陽發達的迅速，確是驚人，平坦的馬路兩邊栽植着整齊的樹木，嶙峋的高樓，如像建築在天空裏，南北兩市塢底華麗地商店，萬泉河濤濤的風景，北陵大道底蔭森氣象，最使人認它為偉大成功的一部。但是而今呢？你們看吧：馬路上底蕭條是不用說了；萬泉河也快枯乾了，因為渾河似乎不願供給它生命的泉源，薄薄的水緊緊地貼在河底，正在年青的樹幹，也禿光光地堅着，幾條精緻的橋樑，也失掉它的彩色。那裏什麼都沒有了！你從也園進去，荒涼的空氣，就洋溢在你的面前，再向東走幾百步，那敗草叢中的義塚，赤裸裸的射在你的眼睛裏。一切的一切，

無非是像七八歲的兒童遭了夭折，無非是像沒有開大的鮮花，受了暴雨狂風的摧殘。這凋零給予我一個絕望的空洞悲哀！

北陵大道更是陰慘絕倫，朔風帶着血腥的氣味直向你吹來，道邊的松柏，黑森森得可怕。道岔那邊的村落孤寂得好像海洋裏的燈塔一般，隱約地可以看見模糊地血痕，那血痕雖然離我很遠，但是似乎與我的心血相接觸了。站在大道上可以聽到東山咀子日本軍隊演習野戰的炮聲，啊！這轟隆隆的威音，使令多少兒童心悸！多少烈士憤懣！我不能在那裏駐足了，我不忍再看它了，但是我不忍驟然離去它，我想把我的痕跡留下一些，存在我的故鄉裏；但是留下些什麼呢？我忽然想起來了，於是跑到萬泉河畔，對着一株鑲着砲皮的枯樹痛哭！把眼淚塗在樹幹上，我恐怕剷除魔鬼而後，再回來的時候記不清了，於是把我身邊帶着的一支鋼筆，埋在樹邊。

我本來抱着滿腔的熱血期望着我們中國負責當局早日收復失地，吐一吐四萬五千萬中華民族的惡氣！洗一洗中華有史以來未有的奇恥！而使這三千萬中華民衆的故鄉排除魔鬼的霸據，重現光明！但是二百天忍辱希望的結果呢？結果，我的面色仍然是悽悽的！

我進關的思想濃厚了，而終於決定了；路上與我同行的伴侶，是同學丁女士。當我們走進車站時，值崗的日兵，惡狠狠的釘着我們，幾百隻預備逃出虎爪下的綿羊，低

着頭裝着忘却白亮亮的刺刀似的慢慢的走。

將近柵欄門了，一個日本軍官向着我們大聲吼着！「站住！你們往那裏去？」一羣任人宰割的馴羊，那裏禁得住霜山猛獸的狂吼！在這含有危險性的嚴重生死關頭局面之下，我剛烈氣質的思想中動蕩着與牠對抗的血潮：「向中華民國光明地帶去！中國土地中國人儘可自由行動，你這慘無人道的人類牲畜能隨便限制我們嗎？」但是我的靈機借經驗，盡力的挽勸我：「不要逞一時的熱血，這無補事實的口頭愉快，是愚人的幹法！保留着，保留着，能動轉的血流，一朝發洩出來，用她滴遍這惡獸盤據下的故鄉，洗一洗我們中華民族的恥辱！」我的經驗終於戰勝剛愚的憤懣，祇得忍着滿腹的惡氣！作着和藹的面孔答覆了她。

經過幾次檢查，忍着幾次么喝！方始坐在火車上——能夠去往中華民國光明地帶的火車上——

火車行動了，我真的要離開我的故鄉了，我什麼時候能回來呢？我把頭探出窗外，那日本的建築物，漸漸向後倒退，我也漸漸的離開故鄉了，漸漸的離開我不知能否歸來的故鄉了。

火車一站一站的飛過去，西南方黯淡的天空，佈滿了殺氣，灰白的浮雲像烟一般的流動着，太陽的光芒射透烟雲的幪蓋，僅僅發出一圈淡淡的白光來；我的眼睛向着太陽，覺得太陽光線的無力，但是轉視車廂的板壁時，却發

覺我的眼光中幻出無數的藍色飛星，而藍色飛星上似乎印着紅色的「恥」字！經過眼皮的幾次開合，藍色的飛星彷彿消失了，而紅色的「恥」字却永遠棲在心裏脫不掉的鵝！

聽了六個鐘頭含有節奏的輪轂聲，離開我的故鄉三百多里了，偉大的醫巫閭山橫在我們的面前；峻峭地山岩，積着片片地殘雪，我國義勇戰士光榮的血痕，被寒風逼得紅慘慘的，印在潔白的雪上；轟隆隆的砲聲，不時的從山後傳出來，啊！這砲聲下不知傷亡多少為國家爭光榮！為人民爭生存的義勇忠烈戰士！

遼西一帶的阡陌，都不分明了。我們經過幾百里地，除却軋樓上的日兵，而外很少見到其他人影！試想：一片荒涼地原野，僅僅一列孤寂的火車蠕動着，載着幾百顆浸透了悲哀的心，這是一個什麼現象啊！

一路上多虧了女士幽默的談話，解除我不不少的寂寞，憤懣！

到了榆關了，小販的熙攘，車站職員的穿梭！空中青天白日的招展！啊！到了光明地帶了，但是我祇覺得我們國徽上，深深的印着一個紅色恥字，而義勇戰士的流血又在「恥」字下面集聚了一個鮮紅的驚歎號「！」。

了別，並且對着諄囑不忘國恥！不忘故鄉……的言語，但是檢關換車停止時間很長，經我幾次的催，而她必待車開方始出站；汽笛鳴了！四條淚水也同時流了！車微動

了，我與丁最後的握手開了！我伏在車窗上，而她立在月台上，四道對峙的眼光，被無情的火車給拽斷了，我便這樣的離開故鄉的邊境了！我便這樣與同學五年的丁分別了，我便這樣的離開不知能否歸去的故鄉了！

北平的五月天氣，是多和暖呀？但我總以為不如我的故鄉。萬泉河的旖旎，又怎能使我忘掉！清涼的水波，寂靜的流動，田田的荷葉，絨氈似的舖在水上，打着朵兒的白蓮，珍珠般的點綴在荷葉中間，微風傳播蓮葉的清香，可以遠達二百步外的河岸；萬泉河的東部，蓮花雖然很稀，但是浮滿水皮的萍葉，却顯示着碧瑩瑩的可愛；我們划着船，停在柳蔭濃處，唱着歌，讀着輕快的詩。玩倦了倚在船頭，看着天際的行雲，邊何等美妙啊？

河畔體育學校底白衣女郎，戴着寬邊草帽，她們在河裏游泳的姿勢，最使你陶醉，最使你欽羨！

踏着青軟的草，向南走幾百步，便可到李家樓，那裏滿栽着櫻桃，坐在樹下摘着吃着，看着那燦爛的榴花，受着軟綿的輕風，讀着冰心晶瑩的小品，即刻忘掉了一切，祇覺得自然吞蝕了整個的心靈！這過往的追憶，是多樣的美麗！但是而今呢？而今被着惡獸的盤據！一切都完了！

往北陵平坦的道上，可以或到蒼松的擁抱；那面高處松柏的傘蓋下，隱約的露出黃綠色的建築物，那是清世祖的墳墓！這裏不論陰，晴，風，雨，都可顯出別處沒有悲壯！

我總以為一切都如我的故鄉。北海的風景，除了我身邊溫柔的青草，尙能促成我萬泉河的回憶；杜鵑的啼叫，點綴了我心裏的故鄉，除此，那裏還有值得贊賞的呢？北海的水似乎濃而深，沒有萬泉河的明媚；北海的樹木只是蒼老，沒有北陵的悲壯！沒有萬泉河的柔嫩，而整個的

她的死亡——日記

萍

前記

爲看了柳克述君的「怎樣寫日記，突然警起了我」年不記日記的遺憾。

年來，生活鞭策着我南北奔馳，毫無安定之可言。以目前情形看來，算是不不可多得的幽閒，這，也許正就是我的所以「警起」而即日開張寫日記之由來，否則，仍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

我呢，始終是一個趣味的日記作者，我以為：「爲了日常的一些瑣屑事，來像流水賬似地掛上去，無論怎麼說，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定要說有意義，則除非來成爲了不起的偉人時，在歷史家手裏，這種流水日記許有相當的價值」。可是，我沒有那麼大的野心！這意思就和我做「遊記」而不願寫路程表一樣。

「人」，是愛美觀的。那麼，又何必將每天和每一刹那

北海，祇是充滿了貴冑的氣概！——這不會是我的偏見——！

一別二年多了——我的故鄉——何時纔得歸去？莫令我們失掉信仰的「上帝」賜！何時令我們歸去？

在「生」的途中的——深的淺的足跡又印入日記本子呢？所以，我仍是本着那原有的路線——「有記則記，沒得記就拉倒」；去開始我的日記。

不過，人世多荊苛，又那能說沒有可記的事呢？其所以今記明不記者，「懶」而已！

十二月三日

華第二次入院，已整整地十天。在這十天之中，一天比一天利害，雖然肺病的嚴重期，並非是一天兩天便到極巔。但像這樣有增無減地進展着，不幸的事件，遲早是會來臨的。

醫生的搖頭，看護們的嗟嘆，以及病者痛苦的呻吟……種種，成爲我每日自醫院歸來時幻想的資料，怎麼辦呢？「怎麼辦」在我的腦中，心中，以及每一個血管裏沸騰着，沸騰着……已不止一天！

收到社祥姑爺的一封信，不知是什麼心理作用，老感到怪親善地，說起來也真可憐，不見一切長輩的信已是數年，無怪乎自覺「親善」了。

十二月四日

心情是很奇怪的；到了醫院，老念着家裏的事，回到家裏，又想到醫院裏的人了。

無聊的時候，輒思寫作，以發洩胸中的積悶。可是，還沒有提筆時，就繃起眉毛來了。

若不是看了「當代散文」中的「怎樣寫日記」而自己督促着自己時，這日記真才不想記呢！

不要忘了：明日要趕早去看可憐的華呵！

十二月五日

昨夜沒有睡得好，早晨起來時，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

近日來，很多幻夢。這大概是平日心情太壞和受環境刺激的緣故。

燕哥的來信，近來也有點像過去父親的一般——半教訓半囑氣了。可是，這種富於刺激性的信，給與我的。也一點不刺激——大概是「慣」了的原故。

晚上，卓食和烈來訪，並要求我對「幽燕」負一部分「編」的責任。這事，本來也正想幹幹的；然而，事實的不允許，也就只好婉詞謝絕了，於是，今夜的談判，就弄成僵局。正因為此，却又引起了我對文藝的「熱」，因

熱而發生「力」，在幫着我產生 Inspiration

十二月六日

戲劇論文因了秦君的追逼，總算打開了這沉悶的局面而寫起了一個「開場白」。但到底那天能完成，自己正在笑着呢，單拿這兩個字的開場白來說，就覺得段與段之間有點勉強。好在目的既為應付別人，又管他呢！

心緒不寧如此，自己心目中想動筆的一篇劇本，一篇記「佩芳」的小說，究不知何日始能執筆呢——寫成更是遙遙無期了。

華今日有點「煩惱」，大概又是厭倦了的緣故，使人為難的是在旁邊的看護們。

要在平時，我只孤單單的一個人住在這空洞的院子裏會害怕的，誰知事情一忙，也就不怕了，可見「害怕」是「有閒者」的特權；忙於心，忙於神的人們，永遠不會有這份產業的。

十二月七日

上午去看華，她仍是不快活——是呵！有病的人那有快樂呢！整日裏愁眉苦臉地。她新搬了病居，但新的屋子却不及原來的好：第一是面積較小；第二是窗戶縫裏常常有冷風擠進來，吹得腦袋發脹——雖然屋子裏已由煤爐換成了摩登的暖氣管。

午後下着很大的雪，天氣之冷，真冷得特別。在雪花中，坐車上街買了四兩荔枝送到醫院裏；但很快地又被他們

那鎮門的鐘聲驅逐回來了。

十二月八日

兩下得怪討厭的，車夫在稀鬆的泥溝裏掙扎着；往往，到了比較不平坦的地方，就得下車來帮着推。「兩天，滿街是爛泥；晴天，都變了塵土，翻飛天際」。這本來是北國的特質，無足希奇。

進了醫院，心驚胆戰地向着18號病室走去，這急促的步聲，引起了每個病人的注意，然而18號——這頭等的幽靜的病室裏，却一直等到有人將裏間的門推開了，看護們才頹然地回轉頭來向進來的人一陣苦笑，

「呀」！這使我全身麻木起來，真不幸呢！她那慘白的面部，她那骷髏般的手……只一天功夫！變得真快呵！

醫生在看護們的包圍中向病人的臂上注射強心劑，我是插足不進的，正在奇怪呢，已經是這麼瘦的臂膀了，怎麼還能讓針注射的？

病人對我只有痛苦地望了望，微弱的氣息，使她難於張口

肥胖的女院長，在她那幾乎成了雞皮繃的面部表情上，只有笑，也僅只有無意義地，也許是包羅萬象的笑而已，他們的法語對話，我們是不懂的；懂得的只有醫生搖動得很利害的頭而已，這一幅搖頭和繃眉的表情，在我和病人的心坎上刻着一條慘痛的印象，

醫生揉着手回去了，肥胖的院長也預備出去；這次，她

破例地收起了笑容，當她踱出了門口時，繃着眉向我搖了一下頭——也僅僅地搖了一下頭，接着，門便被她輕輕地帶上了。

屋子裏只剩了我和華。

「怎麼樣了？華」！好容易我才開了口。

「……」她回答的只有微微的搖頭，呵！真倒楣呵！

今天我碰着的人都向我「搖頭」！

「水」！她微弱地在急促的氣喘中吐出了一個字，

自進醫院後，她老是發高度的冷和熱；記得曾經有個時期她的體溫竟增高到攝氏四十一度，這兩天雖然冷熱都略略減退，但因為內心的燒耗過度，仍然是感到異乎尋常的乾渴。

她正在掙扎着喝水，女工進來告訴，又該是吃飯的時候了。她聽到吃飯就繃着眉，女工却哆哆嗦地又將醫生的話重複地數說着：

「不吃不行呵！你看，還是昨天吃了點東西，今早晨的牛奶沖了來又只看了看，大夫說：得多吃點東西，多吃點補的，好的東西……」，她停了停：「吃什麼呢！吃什麼都想法子替你找去」。

「吃什麼呢」？我也湊上去問：「吃米飯？什麼菜呢？」

……頂好是吃牛奶，牛奶最補」！

說到吃牛奶，她就曾生氣，因為她吃不慣這東西——

然有時也勉強吃一點。

「那麼，吃掛麵？」

總算答應了，但用手推推我，意思是要我去監視廚子做麵，因為他們每次煮來的麵，往往清素得淡然無味，

教會裏的規則，往往使人摸不着頭腦：據說，他們的廚房，是不讓外人進去的，但有時也例外，像這次竟特別優待，允許我這「外人」進去了一次，

在這當中，看護都向我說了不少的話，這些有條理的話，我疑惑是她預先擬好了腹稿的，但仍不免有重複哆嗦的地方：

「……：昨天是大雪節，所以加病了！昨天晚上，若不是注射了強心劑，恐怕已經過去了呢！

肺癆患者往往在節氣或氣候轉變時增病的傳說，我是聽說過的，

「你說吃東西嗎，怎麼也不合她的胃口！」她的眉頭又繃得特別深了，「其實那裏不合胃口，病得太難受，吃不下去了！……：也是，病到這樣，誰說不難受呢？可是，得勉強吃點，不吃會更受不了的。想想：三天不吃什麼東西了；也沒有睡覺！……：」

「好！慫去罷！勸她多吃，不想吃也得勉強吃一點！」然而，她却還有一大段勸我的話：

「……：一二十歲年紀輕輕的人，頂容易受傳染，所

以，您最好坐遠一點，像您這樣的呢衣服，也不宜靠近病人的牀邊去！……：」

我心想：我怎能離她遠呢？我怎能不靠近牀邊去呢？她，除了我和挹姊外，還有誰是她的親人啊——在這異鄉！當我跟着送掛面的工友走進18號時，一個熱誠的白色的修道士，拖着幽靜的影子，也同時消失在另一個病室裏。

下午，因為家裏有事情，只好讓挹姊一個人去醫院看她。但我在家裏的情形，也是很狠狠的：「病人，「吱」「吱」的注射針，奇特的藥瓶，雪白的偌大的護士帽，粗笨的呢圍裙；還有那腦袋上發光的瑪利亞，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流着鮮血的耶穌……：」在我腦子裏作週期律的不斷公演！

我真怕呢，怕一件不幸的事件來臨！看情形，似乎是無法挽救了！由此，我懂的人們所應具備的意識！

愈想愈覺得人們的愚鈍，在這種「大自然」的威脅之下，却還成日裏去計劃和製造自殺的「世界大戰」！可憐的人們呵！換轉你們的理智去和「自然的魔鬼」肉搏罷！

人，一個個地被自然的暴力所殺；却沒有人想到復仇！反抗！準備，為什麼呢？這是為什麼呵！

（未完）

詩選

春的煩悶

路

柔和的晚風，
 微微的吻着樹杪；
 嫩葉神經質的底
 緊貼着新的枝條！
 羞澀澀的
 帶着嫵媚的微笑，
 而又牽着我的靈魂
 在空中飄渺！
 剛從花蕊脫險的蜜蜂，
 心裏充滿了
 新的收穫的歡暢！
 帶着如許的愉快，
 投入我空虛的心房；

啊！親愛的朋友，
 恕了它吧！

血壓已減低了，
 釀不出甜蜜的食糧。

前進曲

前進！

中華健兒魂，

要為公理伸張！

收復山海關，

趕過鴨綠江！

前進！

中華健兒血，

發揚宇宙光！

掀彼富士山，

滅彼暴者驕！

青天白日旗飛揚，

青天白日旗飛揚；

看啊！

和平先驅的光芒，

高照在旅途的前路上。

哀悼

母親啊，你往那兒去了？

你看這險駭的風浪，

這電掣雲飛的暴雨，

我將往那兒去躲藏！

那兒去尋生命的佳釀？

這茫茫無際的大海啊，

我不能再繼續支撐！

你遨遊不羈的雲雀啊，

你可知道我的母親——

那幽默莊靜的神韻，

那慈祥利善的眼睛，

你去吧，去爲我破地尋找！

莫待徬徨失措的乳燕，

淹沒在悲哀的祈禱！

呼呼的北風嘯，

你永遠的呼索吧！

用盡那全能者給你的力量，

從海角天涯，

帶回我母親的聲音來！

去追索着永恆的昭示，

呼索到天荒地老，

母親，你往那兒去了？

你看浪已擊着我的心頭，

惡魔已伸出它的巨掌，

這飄渺無依的靈魂，

快要被洪濤捲去，

讓綠水雲天，

永罩着哀愁的面網！

燕 子

燕子歸來了！

是初春天氣；

是梅雨時候，

往來頹頹，

頻頻啣泥理舊巢；

並頭，交頸，

斷續呢喃話春宵。

夙興夜寐，

今夕今朝，

及時努力爲怕風雨暴。

國難深矣！

門戶凌亂，

風雨正飄搖，

努力！我們速努力禦寇整翼！

奪取時代的光輝

人們！

勿再流淚。

衝！衝破你當前壁壘！

那裏——便有酒可醉，

有家可歸。

看！那白山黑水間，

歡騰着多少猙獰的魔鬼！

他們的拳頭不敢高舉，

噓！只僅是啼噓含悲！

時代！時代！

戰爭之神已在眉飛，

我們要握緊鐵拳——

起來吧！奪取這大時代的光輝！

明天

碧波

夜神下降了，人的靈魂兒是送太陽去了，在這空而靜的夜中，是免不了以下的話：

「媽！爸爸回來了，給我買的紅糖獅子呢？我吃……」

「紅糖獅子！我是牠你吃吧！」他父親沒等孩子說完，便氣憤憤的說着打了孩子幾下。

「：嗚……媽……又打……我；」

「增兒！別哭了！你爸爸有了錢，明天，給你買多多的。」她一面勸着孩子，一面還整理着飯具。

「唉：吃什麼飯？跑了一天，只賣得一百二十七枚，過路的說這燒餅太硬太涼，都點點頭過去了，明天的飯怎麼吃！」他一面說着一面將錢從口袋取出，給他的妻。

「這不是許多錢嗎？給我買去吧！」

「別叫了吧！快吃你的飯！明天是集日人還多點，老天爺有眼，或者能多賣一點錢，不至於餓着」，她面帶着愁痕。

「唉……什麼老天爺……是富人的，我們他那裏看見了！」他盛着飯說。

……
沒有話聲，他們都各有所思的吃着飯，屋子裏微弱的

燈光，照着這副窮困淒苦的情景，一會兒亮些，一會兒又好像發喘一樣跳動着，正像他們生活的輪廓。

「媽！我睡。」他疲倦的說。

「收拾好了你睡。」她草草的收拾了，飯具，又到坑上了草的整理了被褥便說：

「增兒！來睡來，你也睡吧！明天再說。」

「唉：」他嘆着氣不說甚麼。

此時小小的屋內，燈光凄然，漸漸將滅了，但這微弱的光和着牠吱吱的響聲，終於伴着她理完雜事，又送他們入夢等待明天了。

窗外的殘月，緊窺着窗內的希望的甜蜜的心苗，希望都疲了，牠還閃閃觀望，這樣的經過了些時間，月實在太疲了，所以在夜的時間的流裏一抽身就走了，閃爍的星星冷眼，因怕雉雞的歌唱，也爭先恐後的各自回家去了。

宏亮的聲音，繼續比賽起來了，東方慢慢的發出去了白光，白光漸漸明亮射到泉泉的窗上，一羣羣的鳥兒都飛出樹林各作它們的工作去了，宇宙間一切的事物，日之神給送來了。

他和她都被太陽叫了起來，他匆匆的披上衣服，提起昨日賣剩的燒餅往集市去了。

她起來後慢慢的預備着早飯，此時她的增兒是將醒來了，在被窠裏輕輕的轉動着，她還工作着，心頭祈願着他不要醒來纏繞她，但畢竟是醒了，

「媽！爸爸呢？買紅糖獅子去了？我起，不睡了，」增兒揉着惺忪的眼四處張望着說，

「去了，」她丟了別的工作，忙到炕上給增兒穿衣服，

「媽！我找爸爸去，看買了沒有？」他說着就從炕上跳了下來飛跑着去了，

「增！少等一會；就回來了！」她大聲的喊着，這那裏有效，連影子都沒有了，

這小小的人兒從家中一溜烟似的跑到集市，在人群中橫跳亂竄，看見許多美麗的玩具，還有糖人糖獅子……他手舞足蹈的找到了他爸爸，三步並成兩步的跑上

冷矢

一

中國到了這樣危難的地步，還要動不動拿「文明古邦」

前去，拉住他爸爸的衣裳說：

「你看那糖獅子糖人多好看，給我買吧！」

「丟開！等等吧！等那些人買了咱的燒餅，一定給你買，好孩子，還沒有賣下錢呢，你看；那紅獅子要吃人了！」他指着那賣紅糖獅子……的和其他的人給增兒看，

「不！不！媽媽說今天給我買呢！你又說沒有錢！」他眼圈兒紅了，「增！回家吃飯去吧！窮人們是沒有錢的，就有錢也得買米煮飯吃，好孩子：回去吧！」他很難受的說，

「爸爸：窮人不要錢嗎？那麼你給我買個窮人玩玩吧！」他不很相信的說，

「不是！窮人沒有錢，不是不要錢，回去吧！」

「賣下錢給我買，爸爸！」

「是！」

增兒慢慢的載着他甜蜜的希望的心苗若有所思的又在人羣中蠕動了，

誠文

「黃帝之裔」這類話來誇耀於人，正如敗家子弟，把什麼都敗光了，却喜歡對人說自己的祖宗，曾做過某省撫臺，某任總督，一樣的幼稚，一樣的可恥。

二

閩變之後，蔡廷楷下了野，寧夏一戰，孫殿英免了職，歡喜內訌的中國軍閥們，請你們看看榜樣，以後自重些吧。

三

縣長最有權勢，也最會刮地皮，可是一被人告發了，鐵窗風味，也許一嘗三載？到那時候他總得解嘲似的說一句：「官途艱難」

四

現在社會有三多，一自殺多，二綁掠多，三離婚啟事多。

五

小孩子六七歲的時候，就知道要錢化，若再說給他討個漂亮的媳婦，更是高興的了不得，可見「財色」二字，是每個人先天下中帶來的嗜好。

六

你常得意和快樂的時候，要想想許多失意和苦悶的人羣，你在汽車，女人，酒，享受的時候，要想想郊外野地許多飢寒倒斃的白骨，你常販賣仇貨和令智昏的時候，要想想鐵血鋤奸團擲炸彈時的滋味，假使你一切都明白了，社會自然會變得光明一點。

七

日本人常常想征服中國人，中國人却不想抵抗日本，日本人把中國當做一隻馴熟的羔羊，中國人把日本看作一隻猛虎，你想：這相差何遠？

八

也許有人說過，電影院是最傷風化的地方，其實不然，在這男女社交公開新社會中，電影院正是青年男女熱情和神祕交換的場所。

九

女人的心，和秋天的雲一樣變幻得快，有時極柔和慈善的，有時却變得異樣黑毒決絕，所以女人能調劑人，也能刺戟人，女人是極可愛的，也是極可怕的。

十

朋友，勝利了，你不要笑，失敗了，你不要哭，要知道這哭與笑，是每個人人生過程中應有的表現，環境能暫時支配你，不是永遠支配你，你的失敗，正是你最後的成功之母。

十一

鄉村女子，有個把異性朋友，叫做偷漢子，城市女子，交結異性朋友，叫做戀愛，同是一樣的軋餅頭，却編出兩個不同的名稱，這是這畸形社會不平等的變態。

十二

從前是獸吃人，現在是人吃人，同是一樣的吃，不過

吃法不同。

幽燕民間故事選

安豹的故事

流行地點：威縣

述者：高祥和

威縣城北七十里左右，有一個村非名豹魚台，據古傳說，有一個人姓安名叫豹，家境非常貧苦。有一日他與人家打短工，作完了之後往他村西南的一個古廟中休息。此時還在夏天，躺下了之後正在似睡不睡的時候，忽聽得有人說「安豹，安豹，給我掏掏耳朵。」他坐起身來一看四邊無人，他就又躺下了，不到一霎時又聽得說「安豹，安豹給我掏掏耳朵。」他仍然坐起四望又無人，此時他心中暗想莫非這神叫我給他掏耳朵哩！於是立起來到那神的旁邊，望耳朵裏一看，看見一堆草，他伸手往裏邊去掏，掏出了之後一看還有四五個小麻雀，掏完以後，因為他這時很疲倦了，就又躺下了。在這時候那神就對他說「你要財或力還要名？他在這時候心中暗想，要財怎樣？要力怎樣？要名怎樣？」他想了半天，我要「力」於是那神就送給他一點力，他力如猛虎，在村裏慘無人道，所以他村裏全都攻擊他，恰巧此年南方土匪橫行，趕到南方去平匪，走到南方土匪的地方，拔下一棵棗樹把匪打平了。所以南方各地差不得都有安豹廟。

還有他的古跡，在他沒有往南方去時。有一日，他回

家去，他看見人家一個石槽合一個塔非常喜愛，所以就用了根頭縛住，用樹枝兒担住，走了二三十里路沒有斷。經過小張山一個婦人在井上洗衣服，被她看見了說：「這人真奇怪，用一個樹枝担着也不斷。」不料說完之後，那担着石槽合塔的樹枝立刻就折了。於是他就用手拿着一個石槽回家去了。

附記 神的力支配了中國的整個世界。所以一切的大事業，都歸功於神。那們說我們的社會，還在神權時代，也不為過苛吧。

康熙的故事

流行地點：無極縣

述者：李樹梁

我縣無極，鄉中每年到春夏耕種時，常聽人道：「康熙過此得田種，若無此事無一田。」有一日我問老者何故？老者說：「從前咱村有一茲河三面圍着，每到夏天大雨施行時，幾乎把房屋沖倒，更提不着田地，人民如何的生活呢？在從前傳說：康熙年間，康熙往現在的長安去察人民，經過茲河。恰當過咱村這一段，當康熙走至河邊時，河中裏的水流的甚大甚猛，波浪奔騰澎湃，因為此河希望康熙讚美牠，封牠為大河。不料康熙說：「我大江大海還可以渡過去，這條小茲河溝還成了大事麼？」他便說：「下沈四十里。」當時河水落下顯出河底白沙，康熙渡過去了，俗說：「皇帝是金口玉言，由此才得出種，河水完

全沒有了，所以村三面都是土地肥沃之地，一年收的二年用不清，到現在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可以說是我們的縣裏，是第一的物產豐富之村了。」

讀者園地

別

大地上，一切都是沈靜的，死一般的沈靜，那懸掛在遠處樹梢的月亮，從疏稀的樹叢中掠過，反映到地上的影子波似的微動著，天空中，悠閒的，蕩漾着幾縷綿綿的白雲，空際是清明的！可愛的……不知那裏傳來的幽揚的鋼琴聲，清脆的奏着溫柔的，好一個催眠的歌曲呢？

在一所偉大華麗的大宅中，被舊禮教壓迫之下的阿黃，翻來覆去的睡不着，她想起了過去與現在，並且她深思着她將來的生活的計劃，她過去三年前的生活，是多麼值得紀念的，那時熱烈的希望充滿了她滿腔的血管中，未來的憧憬，幻想，佔據了她全部的生命，

兩年前，她誠然是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就在這一刻那間，她想起了在一個含有詩意的春光，蔚藍的天空中

附記 康熙私訪，為民間故事的好材料，這不過其一而已。

琴

襯着幾朵白綿似的厚雲軟灘灘的飄泊着！河岸旁的楊柳抽出嫩綠的小芽，捉摸這人間的秘密，半開的桃花並紅紫的苞蕾亦帶有神聖不可捉摸的神氣，傲視着這人間的醜惡，像是淘氣女郎的微笑，河的下游輕快的小艇漂浮在這廣澄的湖心中，斜岸的水流是萬花飛濺般的潮湧着，被幽閒的陽光映出燦爛美麗的光線，遠遠雄立着的山，模糊隱約着，像一幅黑紗看不十分清楚！阿黃，是常常陶醉在這不可捉摸的宇宙中，她好像還在清楚的聽見兩年前靜姊對她所說的話：

阿黃！我們青年的責任非常大呀！我們的身軀盡可犧牲！但是偉大的精神沸騰的情緒不可磨滅！只要青年的精神不死，恢復我們衰亡的故鄉並不難。

她也興奮的說：靜姊！只要青年精神不死，一切都能成

功的。姊！爲了我們的前途，爲了不來婦女的幸福，我們更應當負着偉大的使命努力革命！我的家庭，雖然這樣的排駁我，壓迫我；但是我不因家庭阻攔而退縮，更不爲享受暫時的安寧，改變我的志願。我願犧牲一切虛榮，開闢一條新的出路，這樣才是我們青年人應有的態度！

阿黃依然是從前的阿黃，但是現在的實事離她昔日的一片熱忱的話太遠了，她被醜惡的環境所征服，時變境遷人事像萬花筒般的演奏着，自九一八事變後，她別離了可愛的故鄉而漂泊到異地的故鄉，家庭中因爲生活的困難，更進一步的要阿黃早日結婚，光陰是靜悄悄的逝去，如強盜似的奪了人們寶貴的年華，一天阿黃的母親對她說：你已不是小孩；咱家的生活情狀你知道吧？你的姨母常常說！早給你訂婚，但是我說捨不得你——阿黃落了眼淚，啜泣的聲音打斷了他母親的話：你將來娶到高家去，凍不着也餓不着，並且那高家，比咱家強百倍，無論如何你也不能在家住一輩子呀！母親的安慰和眼淚終於使她吞聲忍氣的被征服了。

阿黃結婚已經整快二年，他的內在的痛苦，只有那悲痛的淚來安慰重創的靈魂，她的青春活潑天真都消失在這專制的婚姻之下！她深深的追思着，興憤的精神，奮鬥的決心緊張了她全身每一個細胞！她思量着近二年來，靜姊對她的態度如何的異於從前！她的勇氣在虛空的幸福裏消失了！

這一切的問題擺上了這失眠的阿黃的心頭。

「不！我應該振作起來，恢復舊時的生活，追求光明，時更鼓了五下，東方天空顯出魚色的肚皮！阿黃很快的起了床慢慢的踱到了房後的花園，早晨的小鳥淘氣的叫，擾亂了阿黃緊急而尚未平靜的斷續的思潮，她踱過了桃林的深叢，微風吹動了薄襯，一陣陣飄蕩着芬馥醉人的花香，最後，她停止了，在一片廣大平靜的潮水的岸岸！她呆痴的靜立着，忽然聽後面正在有人叫「太太！太太！阿黃轉過頭去，原來是張媽在叫；她是報告她早飯開了，阿黃慢慢的向前走，斷續的在想如何對她丈夫說自己出去的理由，她帶着滿腔的希望走到食堂中，這是一個適中的食廳，壁上掛些名人的詩畫。屋的正中安放了一棹佳美的食品，兩旁各有一華麗的沙發。而且具有茶几一座，上面放着已開的芍藥點綴得房間異樣的幽美，現出富麗家的氣勢。」

「你今天怎麼起得這樣早？」阿黃的丈夫問。

「近幾天精神不好，總感到煩悶，我想到另一個新的地方去遊玩，來調濟我這鬱悶不快的精神，可以不？」

她的話使他驚疑起來，現出不高興的神情。

「你到那裏去，那裏又是容你去的地方！」這種輕視的話激憤了阿黃的心。

她氣憤的說：「世界上有男子的地位就沒女子的嗎？我不需要享受這暫時的幸福，女子也是「人」應該和男子一

本刊爲華北之純文藝半月刊，內容豐富，印刷精美，實爲青年之唯一良友，自第二卷起，內容益增充實，歡迎預訂，並請介紹於貴親友之愛好文藝者。

定價：每冊大洋五分

半年五角

全年一元

茲寄上大洋 圓 角正預訂

貴社出版之『幽燕半月刊』 年 份

自第 卷第 期起

至第 卷第 期止

幽 燕 社 台 照

姓 名：

詳細地址：

注 意

·本刊每卷十二期·

·全年兩卷·

樣的過「人」的生活」這種剛強的話激動了克的腐敗的心感動的說：「像你這樣的一段可歌可頌的話我是很贊成的，而且我現應當幫忙你成功！」

謝謝你！雖然你很熱心的幫忙我們婦女的前途，但是我不希望任何男子幫忙，他們都帶上了一套假面具，自己給自己爭得來的光明是快樂的。

「你預備何時走，到甚麼地方？」他的丈夫問。

「明天早晨五點半有到南方的輪船。」

「南方！」

「是的，南方。」

「南方甚麼地方？」

「請暫且不必問，我的踪跡你會知道的，並且你會從此知道，我是怎樣的女子，你別不放心我走啊！」

飯已經是吃完了，各人回到房裏，只有她的丈夫克，一腔充滿了煩悶！獨自踱到他的房裏，無聊的坐在一張沙發上，像是求她的愛憐！但是！太太却沒顧及到他，只是在

忙着收拾自己的行裝。

「你叫他們給你收拾吧！免得太累了。」克苦笑的說。她的回答只是一個不可捉摸的微笑。

「你將來不會忘記我吧？」

「是的，我不會忘記你」，房裏漸漸的沈寂了，只有鐘聲滴塔滴塔的響，忽然他站起來，很快的走到阿黃的身邊，熱烈的握緊了她的手誠摯的說：「阿黃，我應該鼓勵你去，努力你的工作，追求前途的光明，負着偉大的使命去幹，不能埋葬了你的青春。」

第二天早晨：她老早起來程，準備着登程，抱着滿腔熱望，對於她的前途。

在糝糊的晨光裏，他送她到了碼頭，緊緊握着她的手，直等到開船的鈴聲響了，他才從船艙走到岸上，遙望着向湖心蠕動的船身，她從船窗向外凝視，直到人影糝糊的消失在湖岸。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本刊歡迎一切關於文藝及社會政治諸問題之文字與圖畫
- 二、譯稿須註明所譯書報之著者姓名及出版年月
- 三、文稿須繕寫清楚（并在稿末註明投稿人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 四、來稿本刊編輯人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請先聲明
- 五、來稿經刊載後當酌酬現金或本刊
- 六、來稿揭載後版權仍歸作者所有
- 七、來稿如不揭載概不退還欲寄還原稿須預先聲明並附相當郵票
- 八、來稿請寄保定振興里十四號本社

本刊啟事

本刊刻因紙價及印刷費增高擬自第八期起
 每冊售洋五分 半年定價五角 全年一元
 尚乞愛讀本刊諸君諒之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幽燕半月刊

第二卷 第九期
 定價大洋五分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幽

燕

社

發行者

幽

燕

社

印刷者

益

世

印

刷

局

代售處

保

定

各

大

書局

定價

每

期

五

分

全年一元

半年五角

保定大金線胡同
 電話二百七十號